

■ 王 岩 著

西方政治哲学史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世界·知識 出版社

西方政治哲学史

王 岩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政治哲学史/王岩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12

ISBN 978 - 7 - 5012 - 3738 - 8

I. ①西… II. ①王… III. ①政治哲学—哲学史—西方国家 IV. ①B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01809号

责任编辑 罗养毅
责任出版 刘 喆
责任校对 马莉娜
封面设计 嘉 维

书 名 西方政治哲学史

Xifang Zhengzhi Zhexue Shi

作 者 王 岩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880 × 1230 毫米 1/32 14¼ 印张

字 数 410千字

版次印次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012 - 3738 - 8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政治哲学”是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门类,也是当代政治学研究的一个特殊方向。作为一门独立的交叉性学科,它必然有其产生的理由和特定的研究对象。因此,总体上把握政治哲学,搞清其基本问题和本质特点,是我们深入研究这门学科的前提。

一、学术界关于政治哲学基本问题的几种界定

尽管政治哲学古已有之,但其规范性和系统性却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本质特点、一般功能等基本问题目前在中外学术界尚未形成相对公认的看法,至于政治哲学中的其他具体问题则更是百家争鸣。综合学术界对政治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观点:

最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政治哲学”是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支和门类,也是当代政治学研究的一个特殊方向,从哲学方法论的视域出发研究政治哲学的学科性质和基本问题,是这一观点的重要特征。朱士群指出:“政治哲学是以哲学的方式探讨政治存在、政治价值和政治话语的一种理论知识体系。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政治存在、政治价值和政治话语。从整个思想史来看,政治价值是它最重要最独特的论域。相应于这些论域,政治哲学可以分为政治存在论、政治价值论和政治诠释学。”^①“政治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从世界观和历史观的高度对社会政治生活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概括和把握。”^②可见,把政治哲学视为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从纯正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阐释政治哲学,把政治生活的本质和规律上升到哲学世界观的高度加以

① 参见朱士群:“试论作为公共哲学的政治哲学”,《学术界》2003年第3期。

② 参见李瑞清:“政治哲学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分析和理解,是当前我国学术界研究政治哲学的主要趋势。

从当代西方学术界的研究现状而言,以研究政治哲学史著称的利奥·斯特劳斯也毫不隐讳地把政治哲学归为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认为哲学的核心在于苏格拉底开创的传统——对“智慧”(在于寻求“善”和普遍性、整体性知识)的一种追求和辩证,而“政治哲学就是要试图真正了解政治事务的性质以及正确的或完善的政治制度这两方面的知识。”^①它是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一个部分,是人们摆脱凡俗、追求善德、颖悟至高理念(善)的一种过程,更是一种企图用关于政治活动本质的知识(善),尤其是关于城邦正义的知识,取代有关政治事物的“意见”的活动,是人们对获得美好生活和健全社会知识的目的追求。这一几近经典的哲学本体论的表述方式使政治哲学的学科性质和本质特点昭然若揭。

第二种观点则与上述观点相似,认为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与研究对象是政治价值,政治哲学本身就是政治价值的提炼与升华,体现出政治生活的合目的性标准,为政治生活提供一般的准则和规范。具体而言,政治哲学从哲学价值观和方法论出发,研究政治价值的发生、发展与演变,探讨政治价值范畴之间的关系与走势,思考理想政治秩序和政治规范的价值基础,寻求现实政治范式的升华等^②。俞可平指出,政治哲学是“关于现存政治生活的一般准则以及未来政治生活的导向性知识,即主要关注政治价值,为社会政治生活建立规范和评估标准。”因此,“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政治价值和普遍的政治原理”^③。作为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它是从哲学的人学理念推演出伦理学的道德原则,进而再引申出政治价值学说这一线索来展开逻辑的。这也就意味着,规定着政治活动的性质、任务和目标的哲学之思想来源,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人

① 利奥·斯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詹姆斯·古尔德等编《现代政治思想》(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1页。

② 参见陈闻桐主编:《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引论》,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

③ 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学理念和道德原则的政治学演绎和逻辑结论^①。

把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定位于政治价值不仅是国内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思想,也是西方政治哲学大家的重要理念。建立在“事实”与“价值”分离的基础上,乔治·卡特林从伦理学的角度阐释政治哲学。他认为,如果说政治学关心的是手段,那么政治哲学就因其过分关心“目标”或“价值”,而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从而构成了“伦理学的分支”,实质上就是“政治伦理学”。他指出:“尽管我完全反对大量出版小册子的作家哈罗德·拉斯基的名言‘政治学是伦理学的分支’,但我却完全赞成说政治哲学是伦理学的分支。确实,政治哲学在内容上与伦理学的联系,比伦理学与在传统上被看成是哲学一部分的逻辑学或本体论的联系更紧密。”^②卡特林进一步指出,由于伦理学与美学密不可分,而政治哲学又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因此,政治哲学也当属于美学的范畴,并且应当将政治哲学的目的性和价值性的评判标准建立在美学的基础之上,以回避政治哲学固有的价值误区,避免极权主义的不人道的错误。可见,把政治哲学与伦理学和美学相提并论,足以显现卡特林政治哲学的价值论倾向。

第三种观点从政治思想体系的内在结构出发,认为政治哲学是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政治思想的最高层次。持这种观点的学者目前在学术界占一定的数量。有学者把政治思想体系的内在结构划分为由低向高的四个序列,即政治心理、政治观点、政治学说和政治哲学,“政治哲学是人们对政治事务的普遍性知识的探求,它在最高层面上为评价、判别和概括政治现象提供价值标准和认识方法,它是最高层面的政治理论,是政治学的‘元理论’。”^③刘泽华认为,政治哲学可以列入政治思想的研究范围,“从先秦政治思想史看,至少如下一些问题,都可算为政治哲学。如天

^① 参见韩冬雪:“政治哲学论纲”,《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4期。

^② 乔治·卡特林:“政治理论是什么?”,詹姆斯·古尔德等编:《现代政治思想》(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1页。

^③ 张桂林:《西方政治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人关系；人性论；中庸中和思想；势不两立说；物极必反说；理、必然、数、道等必然性理论；历史观；圣贤观等。这些问题与政治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其中一些问题是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①罗予超认为：“政治哲学是研究政治世界的最深层本质与普遍规律的科学”^②。也就是说，研究政治的知识可以合理地划分为三个层次：经验政治学，政治理论，政治哲学。经验政治学是研究政治的事实科学，政治理论则进一步把握政治世界的本质（如国家的一般性质、结构、功能等），至于政治世界的“本质的本质”（如政治生活中的正义、自由等）则只能是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显见，政治哲学本质上属于政治思想，但又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政治思想，是政治思想的最高层次，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意义。

第四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是，从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相互区别与联系中来把握政治哲学的内涵和属性。刘晓从“比较性概念”的角度探讨了政治哲学，认为政治哲学在与政治科学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比较中得以彰显，尤其探讨了政治哲学较之于政治科学的形而上的层面，提出了“政治哲学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关于政治的价值性范畴及其关系的探讨，在此基础上对政治合法性的论证和对于理想政治秩序的理论构建；二是关于政治价值范畴及其关系的元理论；三是社会政治批判理论。”^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治哲学的诸多特征：观念性、抽象性、价值性、规范性、合法性、传统性、意识形态性、实践性和自己的方法与真理性标准。从而形成了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价值与事实、形上与经验并列存在、同轴互补的政治哲学新理念，可谓是国内政治哲学研究的一家之言，具有明显的代表性。

哈里·埃克斯坦同样赞同在比较中鉴别政治哲学。他认为，人们至少可以从“主题”、“范围”和“论证标准”等三个研究科目上

① 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页。

② 参见罗予超：“作为部门哲学的政治哲学及其现实政治意义”，《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4期。

③ 参见刘晓：“政治哲学初探”，《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

区别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在埃克斯坦看来,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存在着一体两面的性质:一个关注经验事实,一个关注价值原则;一个追求实证真理,一个追求抽象思辨;一个以经验证实为检验标准,一个以理论自身为检验原则。由此显现出政治哲学的形而上的性质,并且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政治哲学被称为政治学的“‘超理论’,即关于理论的理论。”^①由于“超理论”仅仅是关于自身检验的理论,按照这一逻辑,我们可以将“超理论”理解为理论得以成立的非政治和非道德的知识论的基础,并由此看出 20 世纪的分析哲学对于政治哲学的影响。当然,埃克斯坦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有许多交相呼应的地方,体现了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传统。

第五种观点则从交叉学科的视角研究政治哲学,认为政治哲学是建立在政治学与哲学两大学科相统一基础之上的交叉学科,具有应用哲学的特色。《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认为,“中国政治学界一般是在政治学分支学科和方法论的双重意义上理解政治哲学的。认为政治哲学是研究社会政治关系的本质及其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又是研究政治理论的方法、原则体系的科学,是政治学与哲学这两大学科体系的中介环节。从哲学角度理解,它是哲学在政治领域的应用;从政治学角度理解,它是政治理论在哲学高度的抽象和概括。作为方法论,政治哲学有别于行为主义倡导的政治科学。它一方面从大量的事实现象中概括出一般的原则、原理,寻找政治一般发展规律;另一方面从一定的原理、原则出发,演绎推理,描绘政治的发展趋势,力图为社会政治社会建立规范。”^②另外,新近出版的《政治哲学》一书中,宋惠昌把政治哲学定义为:“政治学、哲学、伦理学交叉综合性的应用哲学。”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对政治现象进行本质研究和价值分析,研究政治家的政治思维

^① 埃克斯坦:“政治思想的现状与展望”,詹姆斯·古尔德等编《现代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449 页。

^② 丘晓:“政治哲学”,《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12 页。

方式和政治行为准则,即他们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品德。”包括以公民、选民、政治家、社会、国家和政党等为内容的政治生活的主体,以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政治与道德、政治与宗教等为内容的政治关系,以政治家的政治远见、政治智慧等为内容的政治思维方式等。^①这可谓国内学术界对政治哲学基本问题的较为全面的描述,对有关政治哲学的争论具有相当的兼容性。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哲学是集政治学与哲学、经验与先验、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具有较大包容性的学科。同时,将应用性的属性赋予政治哲学,认为政治哲学具有较强的社会功能,从而体现出交叉性学科的特有性质,是这一观点区别于上述其他思想的主要标志。

二、政治哲学的学科性质和本质特点

通过上文对政治哲学基本问题的系统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学科属性,尽管观点各不相同,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框架和研究对象是基本清晰的。笔者认为,在系统考察中外学者上述观点的基础上,从政治哲学产生的历史的和现实的背景出发,依据作为独立的交叉性学科和分支哲学的应有的品质,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总体上把握政治哲学,研究和思考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本质特点,是我们深入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前提。下面将就政治哲学的一般问题谈谈笔者的认识。

作为古已有之的政治哲学,必然有其产生的理由和特定的研究对象。

首先,政治哲学是哲学与政治学相互渗透所产生的交叉学科,它既是哲学在政治领域的应用与发展,又是政治理论在哲学高度的抽象和概括。从历史上看。自从哲学产生以来,它就以其特有的功能和独到的方式与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科学与哲学的相互渗透古已有之。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

^① 宋惠昌等著:《政治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0页。

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是这方面的最早代表,到了近代,尽管哲学因具体学科先后从中剥离出去而变成纯粹的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理论体系,但哲学向具体学科的渗透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并且这种渗透更具有了理性和思辨的特征。其中,哲学与政治的联系尤为密切:哲学宇宙观笼罩下的社会发展规律;哲学方法论指导下的社会政治建构;哲学价值观熏染下的现实政治态度;哲学理论体系包容下的社会上层建筑;哲学思辨模式映射下的政治理论体系,以及在哲学世界观指导下所产生的对社会、国家、历史、阶级、政党、革命等一系列现实政治问题的辩证思考,足以显示出哲学向政治的渗透与融合,使哲学在政治领域内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力量。另一方面,就政治现象而言,由于政治本身属人的性质,就使得人们关于政治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探索和思考自始至终与宇宙和生命密切关联,与由此诞生的相关学科密不可分。因此,政治学与哲学、伦理学等学科一直处在相互渗透、交织的状态,构成了政治学的历史传统。在哲学与政治学相互渗透、相得益彰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交叉性的哲学门类——政治哲学。

诚然,政治学的研究领域是人类的社会政治生活,哲学当属人类的精神王国。如果说政治学着力回答的是政治生活的一般,回答由政治生活所产生的政治世界的本质和规律,那么哲学作为最一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则要着力回答的是宇宙的一般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自然、社会的“是其所是”。现实情况是,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隐含于政治世界发展规律背后的更深层的本质和规律,即世界发展的“本质的本质”、历史发展的“动力的动力”、社会进步的“规律的规律”等问题则是我们在认识社会发展、探求政治进步的不容回避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些问题的回答,已经超出了纯粹的政治学的界限,至少只靠政治学已很难或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它们只能是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这就是政治哲学得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也就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为政治哲学是关于政治的“一般理论的理论”,即埃克斯坦所谓的“超理论”。政治哲学的产生,既是哲学发展的必然,也是政治学发展的要求,政治哲学就是

在政治与哲学的这种相互渗透、交叉作用下发展起来的。黑格尔曾经指出：“哲学主要是或者纯粹是为国家服务的。”^①它服务于政治，更是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着政治的发展。自古代以来，政治哲学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出现了门类多样的政治哲学体系，直到今天，它仍然以其特有的功能服务于社会，指导着当代政治的发展。

其次，政治哲学是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研究范畴，并且是政治思想的最高层次。笔者比较赞同目前学界的这一观点，因为尽管政治哲学是哲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具有两者的突出特色，但政治哲学面对的毕竟是人类生活的政治社会，是人们对政治社会的形而上的思考。同时，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作为人们对政治社会的思考也只能以社会意识——政治思想的形式反映出来，而政治哲学则是对政治社会最深层本质和规律——“本质的本质”、“规律的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尽管具有高度的思辨性和抽象性，但最终只能归之于政治思想的范畴。

在萨拜因看来，政治哲学是哲学家们根据历史的相对具体的形势提出的关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政治思想。他否认政治哲学是对普遍和永恒价值的追求，强调的是它与实际的政治生活的联系，强调的是其“历史性”的特性。他指出：“尽可能地回顾产生理论的时间、地点和环境，始终是理解政治哲学的重要因素，因为这是作为政治本身的一部分或一种偶然因素而出现的哲学的特点之一。”^②可见，在萨拜因那里，历史上哲学家们提出的政治理论就是政治哲学，是哲学家对历史上某一阶段政治现实的反映。现实的政治生活是政治哲学的源泉，只有回到现实的政治环境之中去，才能真正了解政治哲学。

值得注意的是，笔者把政治哲学归之于广义的政治思想的范

①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序言第8页。

② 萨拜因：“什么叫政治理论”，詹姆斯·古尔德等编《现代政治思想》（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2页。

畴,并不意味着政治哲学等同于政治思想。这就是说,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政治思想是一种外延更广的学科,它不仅包括在严格哲学思想指导下所形成的政治理论体系,而且还包括更多的相对独立的政治原则和政治学说,甚至还包括一些自发的、零散的和朴素的政治观点。因此,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思想所探讨的对象是生活在特定社会历史阶段和社会背景下的思想家们所提出的一切有价值的政治观点、政治学说和政治理论;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则更加侧重于特定历史背景条件下,作为哲学家或具有相当哲学素养的政治家、思想家们在其哲学世界观指导下所形成的对国家、社会、历史、个人等一系列政治现象所进行的理性的、系统的思考。它首先是哲学家们对关于政治价值观、政治方法论、政治运动规律等一系列政治最一般问题的哲学回答,是他们哲学体系建构的逻辑必然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同时,它又是思想家们在其哲学世界观指导下形成的严密、系统的政治理论体系,是一般政治思想的最高表现,具有世界观的意义。因此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既有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一面,同时又有各自的研究对象,二者不可等同。

再次,建立在价值与事实相对分离的基础上,政治哲学是以哲学方法论为指导,以政治价值为内容,对政治生活进行价值评价的学科体系。如果说在政治事实与政治价值之间,政治科学注重事实的话,政治哲学则更注重的是价值。为此,我们有必要对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研究重点作一个简单的鉴定,由此可以更好地把握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

西方学术界一般认为,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区别的哲学依据

是休谟将人类知识分为“事实”与“价值”的划时代结论^①。“在很大程度上,休谟奠定了现代哲学和科学的基础,并且对政治发表了富有洞察力的观点。”^②事实对应于经验的存在,价值归属于先验的范畴,并由此显现出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不同的研究对象。政治科学是以经验世界——政治事实为研究对象,在实证的基础上判断对象的真伪;政治哲学则以先验世界——政治价值为研究对象,用规范命题来陈述价值判断,无所谓真假。也就是说,政治科学是关于政治世界“是什么”的命题,政治哲学则是关于政治世界“怎么样”的命题,这原本是一体两面的问题,然而,在科学主义的强大压力下,在政治学科学化的进程中,传统的以价值论著称的政治哲学必然因其远离实证而受到排挤和冷落,甚至有人惊呼:“政治哲学死了。”^③历史经验说明,在社会政治领域一味追求经验科学而否定价值判断的做法是根本不可能的,现代政治学的“事实”与“价值”截然分离的观点必然受到人们的质疑与批判。

以先验的价值判断作为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一直是政治哲学发展的传统。在笔者看来,如果说政治科学的研究对象在于经验事实——国家、阶级、军队的存在及其具体设施,并由此上升到国家、阶级、军队的一般,再升华到政治社会的一般理念(如国家的理念)的话,那么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则在于抽象、思辨和先验的价值范畴——正义、自由、平等、合法、秩序等等,所有这些恰恰是政治生活的深层本质所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如果说《雅典政制》是政治科学的突出成就,在于通过实证的方式为当时的雅典社会

① 近代英国哲学家休谟最先提出“价值”与“事实”相分离的观点,开创了价值哲学研究的先河。休谟认为,事实通常用“是”与“不是”等词来表达,而价值则是用“应该”与“不应该”等词来表示的。所谓“是”,表示的是一种事实关系,可以通过观察、推理来证实或证伪,它所涉及的是命题的“真”与“假”;所谓“应当”,则表示价值关系,它不能用经验方法来证实或证伪,它所涉及的则是“好坏”与“善恶”,两者分别处在经验和先验的范畴中。这里,休谟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在“是”与“应当”之间存在着逻辑的鸿沟,明确提出了“事实”的知识和“价值”的知识问题。

② 艾萨克:《政治学:范围与方法》(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③ 冈内尔:《政治理论:传统与阐释》(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

寻求一个立国的方法,那么《政治学》则更多体现出政治哲学的魅力——寻求理想社会的“正义”原则;为了正义原则,必须寻找理想社会的立国原则;为了立国原则,又必须探讨政治体存在的目的;为了这一目的,又必须探讨人之存在和人之本质,如此等等,并由此构成了自古代以来政治哲学的研究传统。可见,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体现出明显的价值判断的倾向,必然要涉及到政治体的本质、社会团体的目的、人类存在的理由、政治生活的原则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是我们无法加以回避的,必然要做出评价。不仅如此,作为价值判断,人们对这样的论题做出评价和解释的时候,很难形成统一的看法,没有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正如伯林所说,“假如我们提出一个康德式的问题:‘在哪种社会里,政治哲学(其中包含着这种讨论和争论)在原则上可能成立?’答案必然是,‘只能在一个各种目标相互冲突的社会中’。”^①实际上,政治问题分歧的根源在于无法取得广泛一致的价值,这正是政治科学无法取代政治哲学的原因。事实上,政治哲学就是以关于政治价值的标准及其正当性解释为内容的,这种内容的性质决定的政治哲学的学科性质和本质特点。

总之,政治哲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思想,更不是政治与哲学的机械相加,它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本质特征。政治哲学是哲学与政治学相互渗透所产生的具有较强应用性的交叉性学科,是对政治社会最深层本质和规律的提炼和把握,并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为人们认识和反思政治社会的正当性提供价值评判标准和方法基础,是政治理论体系的最高发展。具体而言,政治哲学是关于人类社会政治和政治实践活动的“理论的理论”,它探讨的是政治产生、发展的原动力;揭示的是政治的本质特点和运动过程的特殊规律和价值维度;阐明的是现实政治建构和具体政治操作的价值取向和规范化标准,研究的是国家、社会、阶级、革命等具体政治现象的产生、发展的深层本质和正

^① 伯林:“政治理论还存在吗?”,詹姆斯·古尔德等编《现代政治思想》(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13页。

义原则。因此,在哲学理论指导下,研究政治社会的深层本质,在最高层面上为概括、评价和实现政治生活的正当性提供价值标准和方法基础就构成了政治哲学的本质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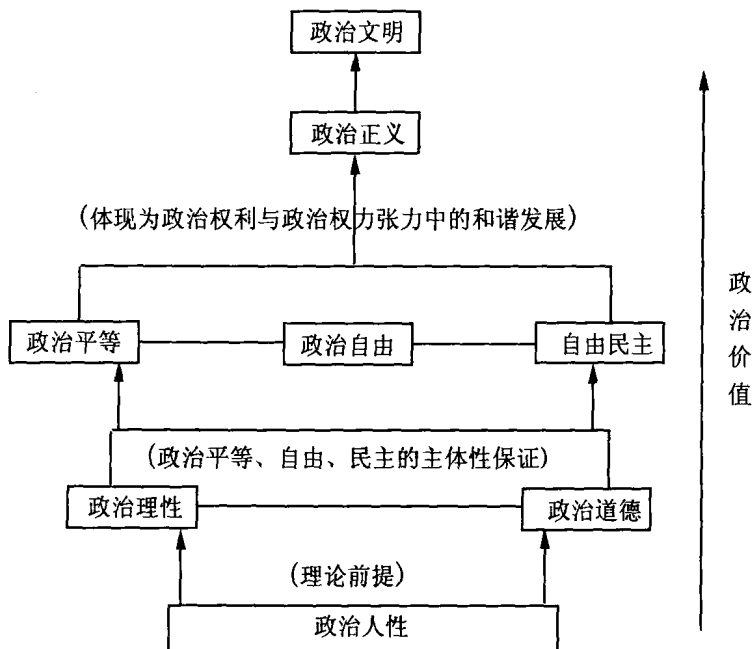
三、政治哲学的学理范畴与研究框架

在系统考察和客观界定政治哲学的学科性质和本质特点的基础上,我们面临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梳理政治哲学的基本研究框架和规范政治哲学的学理范畴的重要职责,这对于我国新时期政治哲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就政治哲学的基本研究框架而言,能够反映目前国内学术界研究成果的主要有两部著作,一部是姚荣祥等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政治哲学》;另一部是宋惠昌等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政治哲学》。两部著作都从宏观上建构了政治哲学的研究框架,从一个方面探索了政治哲学的理论体系,是我国为数很少的政治哲学的导论性著作,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但就两者对政治哲学理论体系的构架而言存在着值得商榷之处。^①

鉴于上文对政治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笔者认为,既然我们是在政治学的“元理论”或“超理论”的视域中、在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前提下界定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本质特征,那么作为独立的学科体系的政治哲学,其基本的学理范畴就应该体现为与“实然性”命题相区别的“应然性”命题,体现为形而上的学理透析,其

^① 前一部著作认为“政治哲学的体系结构主要指它的基本原理、观点和方法的内在统一……三者的有机联系构成了政治哲学的科学体系”。(姚荣祥等著:《政治哲学》,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该书提出了“政治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政治观”,(同上书,第41页。)从而把政治哲学的研究框架设定为政治事实的系统化、理论化,基本局限在政治学的层面上研究政治哲学的体系结构。因此,从该书中很难看出政治哲学与政治学的区别。后一部著作则从政治哲学的基本范畴、基本理念和基本理论三个方面设定了政治哲学的研究框架,具有相当的系统性和规范性,在国内学术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笔者认为,这种设定与作为有别于政治科学和一般政治理论、立足于社会政治和政治实践活动的“元理论”的政治哲学有一定的差距,其论域较多地涉及政治社会的经验层面,同时,“政治范畴”、“政治理念”和“政治理论”能否构成政治哲学的基本研究构架有待于进一步商榷。

价值诉求在于“真理性”，有别于“实然性”所追求的“事实性”，并且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其基本的研究框架则体现为对作为政治社会本质的最高层面的价值判断和意义的研究，体现为对现实政治社会正当性的理性批判与价值建构，并由此显现政治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区别。同时，作为具有较强应用性的交叉性学科，政治哲学又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与政治科学、法律科学所具有的强制性不同，政治哲学的社会功能主要是为现实的政治社会的正当性与应然性提供价值引导和规范化标准，具有明显的超现实性的特点。因此，笔者认为，政治哲学的学理范畴与基本研究框架如下图所示：



(图 1: 政治哲学的学理范畴与基本研究框架)

上图所示的内容所以是政治哲学的学理范畴和基本理论框架，是因为政治哲学本身就是关于人类政治实践活动的“理论的理

论”，其宗旨是现实政治社会的“应然性”判断，贯穿其理论体系始终的是政治行为的价值维度。综观政治哲学的历史发展，以价值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古已有之。无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国家的正义和“至善”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还是传统儒家以“内圣外王”和“修齐治平”为代表的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其理论和实践的逻辑均来自于政治价值的内在驱动。斯特劳斯指出，政治哲学不是历史学科，它寻求的政治真理和关于政治的知识具有超越历史的普遍性。^①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政治哲学的价值性质。因此，无论是政治人性的理论预设，政治道德与政治理性的价值属性，政治平等、政治民主和政治自由的逻辑发展，还是政治正义的永恒追求、政治文明的现实建构，无不体现出其内在层次的价值底蕴，由此构建出政治哲学的特有魅力。

以政治人性作为政治哲学的逻辑基础取决于人以及人的社会性是一切政治活动的前提。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征就在于他的合群性（即社会性），恰恰这一合群性是人类生存和过优良生活的前提。因此，“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②马丁·霍利斯认为，政治人性是政治哲学的一个经典命题，如果说政治哲学从三类问题出发来探讨“应当服从谁，以及应当如何生活”^③的话，那么其出发点则是“人的模式”，即休谟所说的“对人性中恒常而普遍的原则”的理解。马克思更加明确地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④“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⑤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历史唯物主

① 参见冈内尔：《政治理论：传统与阐释》，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3页。

②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页。

③ 一是“准事实问题”，即政治社会产生前自然状态中的基本情况；二是“规范分析”，即正义、自由、平等、权威等政治价值规范的制定；三是实际运用，即现实政治实践能力的培养。参见霍利斯：《人的模式》，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